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八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寛猛爲

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掊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為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幷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網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

馭運天下淯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哀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饗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壯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

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皋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為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幷州刺史平皋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将軍平臯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壯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将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為寧遠将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禄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閭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

淮陽太守郯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

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
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
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
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
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
為左僕射源懷引為行臺郎廵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
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别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壯
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

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為國子博士尋薦為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横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

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顔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

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

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

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

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

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

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

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兹宜見霑錫以埀奬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允不知何許人為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允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允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賑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

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為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

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徹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為朕拓定江表㨗平蕭衍㨗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

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抓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為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幷州刺史城

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熈謀熈敗亮詭其使辭由是
徽竟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
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
羅喪亡無親屬収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擦其門
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努將
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葙等修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

保等五百户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户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稟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清白為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為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勑纂監京倉賑給民廪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還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

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别駕佗容貌

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為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為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為趙郡大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禄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荆州刺史郡民

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

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葢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

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

軍竇武之曾孫崇為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

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冏舉秀

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征虜將

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為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爾朱榮官因是為榮所知遂表留瑗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

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嬋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竝為摘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為吏民所

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為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為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間於此為證伏惟陛下應圖臨㝢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

且調宫羽去甚删泰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

為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為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為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為與殺謂王為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令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

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稺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

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為大非下走頑敝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

位文姜出故服虔註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

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為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禮喪服經曰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欲將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

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絶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於齊是内諱出奔猶為罪文

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絶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絶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絶有罪得禮之衷明有雖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為大國通於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

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為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

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
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
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為治亦尚威嚴朝廷以
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
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
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

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
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
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
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
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凡壽興坐
事為閹官壽興後為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

卒遂冒養淑為子熈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賛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汝歸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大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内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與

疑

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魏書卷八十八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竇瑗傳遼西遼陽人○遼陽北史作陽洛本書地形志遼西郡領縣三有陽樂無遼陽令以下文以軍功賜爵陽洛男証之應從北史但陽樂陽洛未知孰是

魏書卷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八十九

齊　魏收　撰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

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
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
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
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
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
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
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

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
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内直而闕於一時泥
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
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
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
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宫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

以外戚爲河内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内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刼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姧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内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

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

衆羌喜悦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
洪之經營資産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
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踈薄張氏為兩宅
别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
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
時高祖始建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鏁
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

籍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賔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

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弈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勃海蓚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

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中書侍郎詰長安刋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

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未弭選名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宫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

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為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䧢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

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敕提應募求捕逐乃以敕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敕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

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
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
申雪願且寛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
列貞香昔甞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令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横以無辜證
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
狀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
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

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爰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

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
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
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出劒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
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
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
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
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

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郎元纂等駮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
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
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
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
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殁也又
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内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
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

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剌稱按祉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凖行易名奬誡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頴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姧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戶分隷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甞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

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荆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

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悦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悦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悦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悦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

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為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頂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

子以爲有天道矣

魏書卷八十九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列傳第七十七〇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張赦提傳令臺使心協前事咸逼部下拷楚過極〇心協北史作止挾心字應從此書挾字應從北史

魏書卷八十九考證

魏書卷九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

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今錄眭夸等爲逸士傳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没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

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

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其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其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吐其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其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其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其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吐其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

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埒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

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逃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勑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何南尹甄琛等周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

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勑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斂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毁衣服如本惟風吹帢巾又以亮識舊南方

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朞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

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

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

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毁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

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

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木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

鄭玄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

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

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五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

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戸之𥦗計其戸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儒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

爲茍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

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戸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躭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

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元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令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其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元晏謚

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册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修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邱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絶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魏書卷九十考證

列傳第七十八○魏收書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傳論

馮亮傳以時展勤○勤北史作覲

魏書卷九十考證